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 第二十四回 貪財漢一心下辣手 急色兒兩面做難人

如是無端被爾錦掌頰二下，面上只覺一陣熱辣辣生痛。她自幼雖曾墜落平康，因係自立門戶，故並沒受過鴛母的虐待，此番可算得自出娘胎第一次吃這痛苦。家中一班娘姨丫頭們，聽得吵鬧聲音，都披衣起來，聚在房門口觀看，見是少爺發怒，不敢進來，只在門外探頭探腦。如是又羞又痛，哭得和一個淚人兒相似。爾錦怒猶未息，把一班下人們都喚進裡面，大聲道：「你們看看，你家這個不要臉的姨奶奶，她天天半夜裡鬼鬼祟祟，掩到曬台上，和一個野男子相會。今兒天網恢恢，給我親眼看見一個男子和她講話，她還要裝腔做勢，假哭哄人，你們想想，可恥不可恥呢！」眾人面面相覷，都不敢開口。如是聽他信口誣蔑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哭道：「你休得信口冤人，適才那個男子，我委實並不曉得，不知是哪裡鑽出來的？況且還在隔壁曬台上，並沒過來，我見了他，嚇得什麼似的，逃走進來，你難道不曾看見，何嘗同他說什麼話來！講到我夜間到曬台上去，原為焚香敬天，有阿二可以替我作證，天天的茶几香爐，都是她親手安排的，你若不信，問她自己便了。」阿二聞言正想代姨奶奶分辯幾句，不想口還沒開，已被爾錦夾臉一個巴掌，說：「好丫頭，原來你也是她的同黨，明兒我先請你上路，慢慢的再收拾這賤人。」

阿二平白地吃這一下冤枉巴掌，真所謂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，手護著顫骨，哭喪著臉兒，蹙出房外去了。爾錦又向餘下幾個娘姨道：「你們休得裝癡作呆，我知道你們都是她的爪牙，改天我一個個收拾你們，你們仔細著。」眾人見不是勢頭，恐做了第二個阿二，都一哄散去。房中只剩爾錦、如是二人，爾錦見如是伏在桌上，痛哭不止，怒道：「你休裝腔了，哭也沒用，我康氏門中，容不得你這種賤人，你還是要死呢要活？要死呢，我這裡有鴉片煙，有剪刀，有麻繩，你愛那一樣，就那一樣。要活呢，送你到無錫去，養你老，送你終。你願意那樣，快快說了，好早些定奪。」

如是只不開口。爾錦大罵大跳了一會，覺得有些困倦，也就上床睡了。如是回想方才爾錦說的一派話，不但全無情義，而且毫無心肝，遇人不淑，更不免自悲命苦，足足哭了一夜。次日爾錦起來，理也不去理她，洗洗面徑自走了。一班人見少爺已去，方敢進來勸姨奶奶住了哭，都說姨奶奶規規矩矩，我們大家也知道的，少爺不過一時之氣，這件事，隔幾天不愁不水落石出。那時少爺的氣平了，仍是恩愛夫妻，姨奶奶何必悲傷，糟蹋身子。如是聽了，知道局外人觀察，原不過如此，自己明知爾錦別有隱衷，他要我的時候，原貪我手頭有錢，如今錢已入了他的手，本來已用我不著，曬台上這句話，原不過借此為由，逼我一死而已。這些話不能向旁人訴說，自己姊妹中最知己的，只有李姑太太和曹少奶奶二人，但她兩個都往杭州去了，雖然有賈少奶奶和爾年的媳婦孫氏，都在上海，但她二人和自己不過面子上的交情，並不十分知己。此時正在滿腹冤苦無處申訴之時，不如就去告訴她們，也可略吐胸中悶氣。當下命人打水淨了面，見包車已被爾錦坐了去，便僱黃包車，坐到鑫益裡買家。一腳走進門內，這時候，賈少奶奶還攤手攤腳的躺在床上，一床袂被，褪至小腹下面，上身穿著件對襟緊身捷法布小衫，胸膛口有兩個鈕子脫了扣，露出粉紅洋熟羅肚兜。如是見她這般睡像，嘖嘖道：「自己睡得不小心，少停起來，又要嚷肚子疼了。」一面替她把袂被拉上蓋好，將她推醒。賈少奶奶一睜眼，見了如是道：「噢，老七嗎，怎麼你起身得這般早？」

如是長歎一聲，把爾錦欺侮她一番情形，向她說了。賈少奶奶正因為振武接了珠姐來家，滿肚子不舒服，聽如是一說，便道：「老七，你那裡曉得，普天之下，男人家沒一個有良心的。」如是道：「這也未可說，像你家少爺待你，真是再好也沒有了。」賈少奶奶聽說，一想琢渠待她，果然並沒甚麼不良，只因適才一句話，說得太廣闊了，收不回來，只得說：「你還不知道他的沒良心，才真是沒良心呢。不過你家少爺，也忒煞豈有此理了，怎麼無級無故，冤枉起人來。你大約一夜沒睡罷？何不上床陪我睡一會兒。」

如是昨夜虛火提上，故身子並不覺困，此時果然有些疲倦，隨即脫下弓鞋，和衣鑽在賈少奶奶被窩中睡下，枕上細細告訴她爾錦歷來待她無良之處，賈少奶奶一面聽她講，一面痛罵爾錦是個禽獸。如是聽了，頗為適意。不多時，兩個人都睡著了。一覺醒來，已是下午兩點鐘時分。賈少奶奶留如是吃了中飯，才放她走。如是又到爾年家告訴孫氏，孫氏免不得安慰她一番，又留她坐了一會，到上燈時，才回轉家中。詢知爾錦出外未回，自己一個人，覺得十分納悶，雖然有下人們從旁解勸，如是聽了反增煩惱，連夜飯也不吃，先自解衣上床睡了。爾錦回來，見如是已睡，自己便宿在樓上。從此夫婦二人，永不交談。爾錦又把如是的貴重衣服首飾，私自藏過，一見面不是怒目疾視，便向下人們尋事。如是在家，如坐針氈。好容易一天一天，盼望到李姑太太等回來，慌忙教阿二請她來家，將這番的情形，和盤托出。一面說著，一面流淚不止。

李姑太太與爾錦本是隔房姊弟，嫁夫李元甫早故，遺子尚幼，李姑太太守節撫孤，冰清玉潔，康氏族中，沒一個不尊敬她。她與曹少奶奶最為莫逆，因見如是雖然是堂子出身，品格卻落落大方，所以同她亦甚投機。當下聽了她這片說話，也不免代抱不平，說爾錦未免不情。一面勸她不必悲傷，少停同你到老八家去商量商量，勸勸爾錦，一定替你把這件事的是非曲直剖明白了，你且放心。如是方始收淚，強留李姑太太用了晚飯，正打算到曹公館去，恰值曹少奶奶來了，李姑太太便把這些話，一往從頭的告訴了她。曹少奶奶也勸如是不必生氣，在家煩悶，不如同到我那裡去，慢慢的設法對付爾錦便了。如是依言，三個人同坐汽車，回到愛文義路曹公館。曹少奶奶一進門，便問少爺回來不曾？家人回說不曾回來。少奶奶一語不發，走進房內，命人把煙具收拾乾淨，擺在炕榻上，點了火，在磁缸內挑出一大匣煙，催李姑太太快些燒煙。李姑太太因昨日晚間，未得安睡，白天又未打盹，身子本已十分困倦，此時歪在榻上，拿著一枝鋼簽，才燒得半個煙泡，兩隻眼皮，不知如何合了攏來，右手向下一沉，手中那支籤頭上的煙泡，恰擱在煙燈上，一霎時火已燃著。曹少奶奶見了，慌忙把李姑太太喚醒。李姑太太忙把籤頭上的火吹熄，再看煙泡，已被燒焦，不能吸了。李姑太太笑著把燒焦的煙，由籤頭上剝下來，丟在煙灰匣內，重新再燒，不多時又迷著了。如是知她困倦，笑說：「還是讓我來燒煙，你歪過去睡一會罷。」

李姑太太忙把煙籤交給如是，自己翻一個身睡了。如是恐她著涼，找一條線毯，替她蓋在身上，才倒身下去燒煙。曹少奶奶歪在對面，嗑著瓜子。忽聽外面一聲咳嗽，曹少奶奶聽出是雲生的聲音，慌忙坐起。果見雲生笑容滿面的走進來，見了少奶奶，笑說：「你回來了。」又對如是笑著點了一點頭道：「原來老七在這裡燒煙。李姑太太怎麼睡著了？」曹少奶奶問他白天在哪裡？雲生笑道：「我知道你今天回來，本要親自到火車站來接你的，因被方老四約去買東西，走不脫身，後來回到家中，恰值你午睡未醒，我知你路上辛苦了，所以不曾喚醒你，誰知一會兒方老四又打電話來請我過去，一過去又不得脫身，我心裡急得什麼似的，此時才得跑回來望你，你這幾天在杭州沒甚不適意嗎？」

曹少奶奶因一天沒見雲生的面，捺著一肚子不受用，本想待他回來，當面發作一番，不期被他一片花言巧語，說得向心窩裡直鑽進去，覺得話中有理，理外生情，不但怒氣全消，而且喜氣外溢，其實雲生何嘗被振武邀去買東西，始終伴著玉嬌，此時只恐少奶奶生氣，萬不得已回來一趟，口中雖然對少奶奶說著話，心中卻有一百二十個玉嬌鑽來鑽去，幸得他妙舌生蓮，騙哄婦女，原是他一等拿手之作，所以少奶奶信以為真，毫不疑心，略向他談了幾句家常話，見如是煙已裝好，即便睡下吸煙。雲生乘間說：「我還有別處應酬，去去再來。」

少奶奶口啣著煙槍，不便說什麼，只略略點了點頭，雲生一溜煙，奔出大門，叫一部黃包車坐了，飛也似趕到玉嬌那裡。玉嬌還怪他不該去了這許多時候，雲生免不得又陪了多少不是，玉嬌才平了氣，卻不許雲生今夜回家去宿。雲生聽說，暗想這又是一個難題了。倘不回，家中少奶奶一定動氣。倘若回去，這裡姨奶奶又不干休，如何是好？西廂記紅娘雲：好教我左右做人難。今天我曹雲生，可不變作第二個紅娘麼？想來想去，除卻軟騙，別無他法。只得涎著臉，緊緊握住玉嬌雙手，身子貼著她，賠笑道：「你說出笑話來了，難道你還不曉得我的心麼？我怎肯丟了你宿到家中去。少奶奶容貌既沒你這般好，年紀又沒你這般輕，那一件及得

到你。莫說你不教我回家去宿，就使你教我回去宿，我也萬萬不願意的呢！白天我家中去，停得不到五分鐘，就奔了回來。剛才也沒站滿十分鐘工夫，就心急慌忙的趕回來了。你想想我這種奔來奔去，都為著誰呢？當年你在袁五家中時，我情願拚了性命，和袁五手槍相見。你還勸我不必如此，你想想我這種捨生忘命，又都為著誰呢？試想我為著你，連性命都不要，難道肯丟了你去陪別人過宿嗎？只為今天少奶奶才由杭州回來，我還有許多說話問她，更有許多家務事情交代她，以後家中有她料理，我也可以天天在此陪著你，不必回家去了。方才我本想對她說好了，再到這裡來陪你的。無如這些說話，並不是一時三刻講得完的，我一到那邊，心中就記掛著你，只恐一開談就不能中止。說話的時候多了，或者到了半夜三更不便出來，你卻盼望我，叫我如何過意得去。因此一句也不曾提起，先回來望你一望，並且告訴你一聲，今夜我須得到那邊去，料理料理一切家事，待料理清楚了，明兒早上一準回來陪你。自此以後，我便可不必要天天回家去。這都是為你這裡日後的大事，並不是我貪圖到那邊去過宿。況且我和你夫妻倆情重如山，日後好的日子正多，又何在乎這一夜半夜之間呢。」

玉嬌聽了，默然不語。雲生知她著了道兒，故意反激一句，歎道：「不過累你孤眠獨宿這一宵，教我心中如何過意得去呢？」玉嬌毅然道：「那又何妨。少奶奶那邊，原該應酬應酬的。天天伴著我，也不是個法子，況且家務事情，好多日沒有料理，更該回家去清理清理。並不是我一定要留著你陪我，只為今天少奶奶才由杭州回來，你半日之間，趕回去了兩次，雖然是你夫妻恩愛，別人管你不得，不過這種形狀，很令人看不上眼，所以我才講那句話兒，你要知道我的意思，誰打算霸住你不許回家去過宿呢！」雲生大喜說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素知你是個大賢大慧的人兒，怎會疑心到別樣上去。你莫說了，越說越教我心裡過意不去咧。」

玉嬌笑了，雲生又陪她閒談多時，才回轉愛文義路公館，卻見少奶奶和李姑太太、花如是三個人，品字式的坐在一張小百靈台旁邊，大開談判，見了他都不理會，雲生自己便在煙榻上歪下，見煙盤中還有幾個現成的煙泡，就老實不客氣拿煙槍過來裝好了，一個一個，吸得乾乾淨淨，才放下煙槍，打了一個呵欠，兩眼一閉，竟自迷迷糊糊的睡著了，這邊曹少奶奶等所議論的，就是花如是和康爾錦二人之事。少奶奶和姑太太兩個人，主張向爾錦面前解勸解勸，日後夫妻和和氣氣，不必再多煩惱。一則可全夫婦之情，二則可盡親戚之誼。如是聽了，雖沒甚反對，但心中暗想：我自嫁爾錦以來，數年之間，已瞧破他是個忘恩負義、勢利小人，毫沒心肝，往年他同我恩愛，都緣我手頭藏著些私蓄，所以裝成這副假面目，哄我的錢財。及至錢一入了他的囊中，頓時放出本來面目，逐步將我薄待。就是這番囉台上的事，明明是借此為由，給我嚐嚐他的辣手。這種人物，就使這一遭同他講明白了，將來如何靠他過老？她心中存著這個念頭，所以聽了少奶奶等二人之話，默然無語，悄然垂淚。李姑太太看出她的心事，便道：「講到我們做親戚的，只可勸人家拉攏，不能教人家拆散。老七若有別樣心思，能譬得開的，還以譬開為妙。如果不能譬開，也可另作計較。」

如是道：「並不是我不願意過安安逸逸的日子，只緣我家少爺，他的脾氣有些古怪，想必二位都知道的。我初嫁他的時候，他待我異常親熱。近年來不知怎的，忽然變了，不時尋我淘氣。就是日前阻止我到杭州去，這種事都覺出人意料之外。只恐他將來脾氣日甚一日，斷絕我與姊妹往來，或竟送到無錫去居住，那時的日子，不是更難過了麼！」曹少奶奶心直口快，不等她說完，便接口道：「送你到無錫去住嗎？這個你千萬別上他的當，他老毛病又發作了，當年他不是這樣害死過一個女人的麼！那時你還沒嫁他，大約也不曾聽人談起，我同李姑太太卻知道得很詳細的。這件事著實有好多年了，所說那個女人，也是在堂子中娶的。聽說初嫁他的時候，手內著實有幾萬私蓄，後來被爾錦運動差使，將她這些錢都用完了。有一回，爾錦要謀一個鐵路局長差缺，沒錢運動，可憐這位姨太太，把金珠首飾悉數變賣了給他。謀成了這件差使。後來不知怎的，爾錦說這位姨太太與一個當差的有私，立時火發，把她送到無錫，軟禁在宅子裡，不許出大門一步，又沒人伺候她。可憐這位姨太太，又苦又恨，悲悲感感，不到幾個月工夫，就生生的悲感死了，你道可怕不怕？」

如是聽了，暗想：「不料爾錦在先還有這段故事，照此看來分明是我的影子，更可見爾錦為人笑裡藏刀，毒如蛇蠍，猛若虎狼，心目中只有金錢，那知情義，往日我也曾與他同床合枕，今日一想，真教人不寒而慄。」此時三個人都默然有頃。李姑太太先開口道：「倘若過不下去，惟有出來一法。如其到無錫去做以前姨太太的榜樣，無論怎樣癡人，決不願意從他。但出來二字，若使你先提起，正中爾錦的狡計。你適才說爾錦在先待你親熱，近年忽然變心，明明襲著當年故智，親熱皆為想你的錢。錢既到手，不變心也要變心了。那日這件事，看來也是他借題發揮，因今日之下，你既無錢，他已用你不著，所以設法尋你的事，前番阻止你往杭州，無非勾你同他淘氣。誰知你脾氣太好了，始終忍氣吞聲。他因氣沒洩成，才發生這段故事，要你在他家站不住腳，自願出來，他好另弄別人，再刮銅錢。不過他自己卻不願意開口教你走，一則因他用過你的錢，說不出這句話。二則他若教你走時，你不免對他有種種要求。你自己一提起，他就可把你的東西一律吞沒，所以他說要送你到無錫去，這句話，並不是真要害殺你，卻是嚇你一嚇。嚇得你自願出去，那就落了他的圈套了。」

如是聞言，如夢初覺。少奶奶也歎服姑太太這幾句話，果然道破爾錦心腹，但卻無法可以對付。三個人又各寂然。隔了一會，仍是姑太太先開口道：「照我的意思，還是讓我做一個冲天炮，先去對爾錦說，教他好好看待老七，不許將她怠慢，更不許送她到無錫去。他一定不肯依從，那時我再勸他，將所有藏過的首飾物件，交還老七，更貼還些錢，讓老七出來。好在老七今年才只二十五歲，比我輕到八年年紀，出來之後，不妨改嫁，或者再做幾時生意，早些揀一個稱意的客人從了良，但千萬不可上第二回當了。」如是點頭稱是。曹少奶奶道：「倘若爾錦竟依了你第一句話，願意留老七在家，你又如何辦法呢？」姑太太道：「這句話，我恐怕未必肯答應。如果真個答應了，他自該好好看待老七。既然彼此相安，老七又何必不願意快快活活過安樂日子，卻再要出來吃一番苦呢。」少奶奶點頭無語，如是也心中默許。當夜這件問題，可算得草草解決過了。曹少奶奶見自鳴鐘已交一點，忙命下人端整半夜餐，推醒雲生，一同吃畢。四人中只有如是不能吸煙，三個人輪流抽了幾筒，已有兩點多鐘，曹少奶奶和李姑太太、花如是三個人一床睡了。雲生一個人睡在煙榻上。天色黎明，就翻身起來，看他三個人緊緊的擠在一橫頭，睡興正濃，也不驚動她們，躡足掩出房外，對娘姨說：「少停少奶奶醒來，問及我時，只說少爺才出去，不可告訴她早上走的。」

娘姨笑著答應了。雲生性急慌忙出來，僱車趕往玉嬌那邊去了。曹少奶奶等直睡至下半天三點鐘才醒，手忙腳亂，梳洗完畢，吃罷飯，已有五點半鐘光景。李姑太太命人出去看看自己包車，可曾來接她，回來說，包車還是上半天十點鐘來的，直等到這個時候了。李姑太太笑道：「我那拉車的阿三，真是個蠢才，有時到了上火才來接我，今兒又太早了。」

曹少奶奶催她快去找爾錦，深恐太遲了，爾錦不在家中。李姑太太慌忙出來，坐上車，徑到爾錦家一問，說少爺早上出去了，還沒回來，便命阿二待少爺一回來，趕快報我知道，我有要緊話同他講。阿二連稱曉得。李姑太太與爾錦本住在一條裡內，當即步得回來。見她八歲的兒子琪官，才放學回來。她昨天雖曾回家一次，因時候甚早，琪官尚在校中，母子未曾相見，此時琪官一眼見他母親回來，忙丟了手中的玩物，飛也似的奔將出來，抱住他娘的雙腿，口中媽天媽地的高叫。李姑太太自往杭州以後，也有半個多月沒見他兒子，此時見了，心中歡喜，自不必說。當下挽著他小手同進房內，問他杭州帶來的小核桃兒，你可曾吃過沒有？還有白蓮藕粉，他們可衝給你吃？又問他書讀到哪裡了？拿來給我看看。琪官興匆匆的，解開書包，拿出一本國文教科書，一課一課的講給他娘聽。李姑太太像出大家，知書識字，見琪官講的沒甚舛誤，深喜他少小聰明，又見他面貌生得和他故世的父親一般無二，不覺又心懷故劍，黯然神傷，忙教琪官不必再講，寫一張字，給我看看。琪官十分高興，喜孜孜的磨墨伸紙。李姑太太隨向娘姨們問了些家事，拿賬簿出來，上了幾筆雜賬，看琪官寫好一張印格，命他到客堂中，叫小丫頭陪著他玩，不許到門外去胡跑亂走。自己正要開燈吸煙，忽聽叩門聲響，卻是爾錦自己來了。爾錦回家，聽阿二說起李姑太太來此找他，心知是來替他姨奶奶做說客的，自己腹中早有成見，即便親自到李姑太太這邊來，一見之下，笑說姊姊杭州去回來了，一路上沒甚不舒服罷。李姑太太道：「正是。想必你也好。」

爾錦道：「托福之至。剛才姊姊到我家時，我正有事出去了，回來阿二告訴我說，姑太太已來找過我了，我急忙奔過來，不知

姊姊可有什麼事？」李姑太太歎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，就是你家夫妻兩口兒吵鬧這件事了。究竟夫婦之間，應該和和氣氣，倘沒甚萬不能了之事，又何苦大家多尋煩惱呢。」爾錦道：「姊姊你還沒知道，近來這賤人益發不得了。往常我還縱容她些，去年以來，她常有不三不四的事情，落在我的眼內。我因數年夫妻之情，不願意多一句說話，所以一向藏在肚內。不意你們到杭州去後，她又結識了一個野男子，因沒處相會，生出一條絕妙主意，每天後半夜，假充燒天香，掩到曬台上去，兩個人月下相會。我見她夜夜形跡可疑，心中很覺奇怪。有一夜趁她在曬台上沒下來的當兒，親自前去探看，果見有個男人，由鄰家曬台跳過來，與這賤人調情。這賤人一眼看見了我，假充與那男子不相識的，裝出恐慌的樣兒，怪叫一聲，向裡面飛跑，故意攔住我的去路，讓那漢子跳過曬台去逃走。姊姊你替我想，這種賤人，還好留她在世，出我家姓康的丑麼！故我決意將她處死，或是送她到無錫去。這件事，我正要告訴姊姊，想必姊姊早已聽過她一面之辭了。」

李姑太太道：「雖然這般說，但據我看來，一定是你纏錯的，凡事終要想想前後。老七為人，平日真是阿彌陀佛，規規矩矩的，既不輕狂，又不奢侈，我們常背地裡說你娶著這位姨奶奶，真是好福氣。豈有數日之間，變到這般地步之理。曬台上那個男子，想必是鄰家那班癡心妄想的殺才，見她晝夜燒香，乘間偷窺。又因她孤身一人，所以色膽如天，逾欄調戲。這原是一邊的不是，老七乃是一個女流之輩，自己無力抵禦強暴，論理她受了別人欺侮，你做丈夫的，應該幫她出場，才是正理。如今你反將她凌虐，豈不教老七兩面受委屈，更難做人了麼！」爾錦道：「姊姊，你這些話，都是聽了她一面之辭的緣故。總而言之，她平日果規規矩矩，就不致有人調戲了。」

李姑太太道：「這句話你就錯了。莫說老七這般年青，就是我今年三十三歲了，說也笑話，那一天我往杭州，坐的是頭等火車，同車有個少年，至多不過二十來歲，穿的衣裳，也像是個上等人，對著我們怪眉怪眼，很令人見了作嘔。我選道他轉甄小姐魏家的二人念頭，故而並不在意，誰知他後來忽然向人們答話，卻故意問我名姓。到了杭州，跟我們住在一個下處。我們燒香，他也燒香，我們游湖，他也游湖。我們逛公園，他也逛公園。般般學我們的樣。看他也多花了不少錢，我因他跟來跟去，太討人厭了，禁絕下人們同他答話。他還心不肯死，我們回來這天，他也趁火車跟到上海，看我們上了汽車，他才兩眼白洋洋的走了。可知近來一班男人，往往一廂情願，不管別人品行如何，意見怎樣，他們得孔便鑽，教做女人的遇見這班殺才，卻也無法對付，又何能單怪老七呢！」

爾錦笑了一笑道：「姊姊莫幫她辯護了，我看她一定不規矩，所以我決計將她處死，或者將她送往無錫去，決不能留她住在上海，丟我們姓康的臉。」李姑太太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。若將她處死，人命關天，說出來豈不罪過。若送她到無錫去，怕不又像那年一般的故事嗎！」爾錦仰面一笑，李姑太太見他笑容中，帶著一股惡氣，面色發青，兩眼凶光外露，不覺毛骨悚然，勸他不可如此，為人作事，須要留一點餘地，為將來子孫地步。爾錦只是冷笑，忽然道：「既然姊姊這般說，就請你替我處置。除了這兩樁之外，任你說一樣便了。」李姑太太知他用意所在，便道：「你決計不要她了？」爾錦點點頭。李姑太太又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何不讓她出去呢？」爾錦道：「這個也使得，橫豎她現今不在家，你教她就此不必回來便了。」李姑太太笑道：「出去也不是一句話就可了結的事，她不是還有存在你處的錢，和一切衣裳首飾麼？少不得也要清理清理的。」爾錦變色道：「姊姊你聽她呢，她哪裡存什麼錢。就使有些，也不過她當日在堂子裡時，我花給她的錢，至多不過數千之數。歷年她買長買短，東玩西玩，早已貼補家用貼完了。衣裳首飾，也大都是我買給她的，她現在既要出去，難道還想帶著走麼？她不想想，設如我將她處死了，這些東西，她還能帶到棺材裡去嗎？如今我留她一條性命，也是瞧你姊姊面上呢。」

李姑太太聽他說話，太不講情理，未免有些動氣，和他爭論許久。爾錦自覺錢財首飾，盡數吞沒，於情理上說不過去，才答應還她衣飾，存款分毫沒有。李姑太太無奈，回到曹公館，向如是說知。如是事到其間，也無法可施，只得應允。後來雖然將衣飾要出，內中有些貴重的，已被爾錦吞沒。這些都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再說雲生這天早上，逃出公館，奔到玉嬌那邊，直陪她吃了晚飯，心恐家中少奶奶懷疑，又想回家一行，玉嬌不肯放他，說：「昨天你自言回去將家事交代清楚，就可天天在此陪我，不必再回家去，因何今兒第一天，便要回去？我偏不讓你走。如果你心中掉不下那邊請你去了不必再來，免得教人一會兒有人陪伴，一會兒沒人陪伴。一會兒熱鬧，一會兒冷靜，很沒趣的。索性你去陪少奶奶熱鬧熱鬧，讓我一個人冷靜罷了。」說時，兩隻水汪汪的眼珠兒，一閃一動，似乎眼淚就要滾出來的光景。雲生見了，好生心疼，忙把雙手按在她肩膀上，賠笑道：「呀，我不過和你說一句玩笑話，你又當真了。如果我真要陪她，今兒大清早起，涼颼颼的，我還肯到這裡來麼？自然陪你幾天，再慢慢的回去，你放心罷，我決不丟你受冷靜的。」

玉嬌聽了，才轉悲為喜。雲生見她歡喜，心中也覺適意，但還恐少奶奶見他一夜未回，不免發生交涉，因此暗地裡頗為提心吊膽。其實少奶奶一方面，恰因李太太回來，談起爾錦的蠻而無理，大家都替如是不平，一面吸煙，一面說話，不知不覺之間，已將上半夜消磨過去。吃了半夜餐，詢知雲生不曾回來，只當他和振武等徵逐未畢，毫不在意，三個人依前同榻安睡。次日，雲生在玉嬌面前推說找尋振武，出來掩回家中，私向娘姨跟前打聽，知道少奶奶昨夜並沒講甚麼，心中暗暗歡喜，走到房裡，見她們高臥未醒，不敢驚動，躡手躡腳的，走了出來，放膽前去陪伴玉嬌。豈知這一夜，他雖然放了心，少奶奶這邊卻動了疑。她因一連兩天，沒見雲生的面，心中頗覺詫異，叫那娘姨進來，問他少爺什麼時候回來？什麼時候出去？我在杭州的幾天，他作何舉動？大凡一戶人家的下人，約分陰陽二派。男傭人都傾向男主人一方面，女傭人也喜歡傾向女主人一方面。這娘姨屬於陰派，自然幫著少奶奶。當下把他們在杭州時，少爺夜夜宿在外面，昨天早上六點多鐘，就走了出去，卻叮囑我說，少奶奶隨時問及，只說出去不多時。後來一夜未回，回來一次，轉眼又不見了等情，和盤托出。少奶奶聽了，頓時生氣，一時無處發洩，便罵那娘姨既有這等事情，為何不早些告訴我，卻待我自己問及才說，我若一輩子不問你，大約打算一輩子瞞我了麼！我問你得少爺多少錢？替他守秘密守得這般緊法？那娘姨滿心以為告訴了奶奶這件事，馬屁拍得不小，功勞一定很大，豈知反受了一場沒趣，真是有冤無處伸，氣得扁著嘴片兒，蹙了出來。一眼看見那梳頭的，躲在房門背後笑她，不由的怒氣直衝說：「我挨罵，你有甚好笑？」

那梳頭的本來不是笑她，聽了也不服氣，說：「連我笑也要你管了麼？」兩個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居然鬥起口來。少奶奶正在氣頭上，聽得她們拌嘴，不免氣上加氣，走出去各賞她們一頓臭罵，她們才不敢做聲。少奶奶怒猶未息，李姑太太和如是二人，將她勸到煙榻上，輪流裝煙給她吸，彼此苦苦相勸。少奶奶面子上氣雖平了，胸中尚留餘怒，滿擬待雲生回來，大大發作一頓，豈知這夜雲生仍沒回來，卻安心陪著玉嬌，直到第二天，吃罷飯，才偷偷掩掩的來家。那時少奶奶等香夢正濃，在娘姨口中，得悉她昨夜動怒的緣故，情知東窗事發，不敢再走，只得待罪房中，自己橫在煙榻上燒煙吸著，等候她醒來發落。又把那娘姨喚進來，問她少奶奶昨夜怎樣問起的？娘姨把自己告訴的說話瞞了，卻說是少奶奶自己不知從那裡打聽來的，因我沒告訴她，所以還將我罵了一頓。雲生又不免將她安慰一番。少奶奶醒來，見了雲生，因有李姑太太和如是二人在旁，不便同他破口，問他前昨兩夜宿於何處？我們在杭州這幾天，你又住在那裡？雲生自娘姨口中得悉少奶奶只曉得些皮毛，尚不明此中真相，故於吸煙時，胸中早已打定撒謊的計較，此時便把一切罪名，都卸在方振武一人身上。因曹少奶奶在雲生初識振武之時，知道振武是北京要人的愛子，教雲生多把他巴結巴結，將來大有用處。又說自己父親，當初也因仗著李中堂的提拔，故得歷任優差，積下數千萬家資，然而在未識中堂的時候，多虧走了中堂第七位姨太太的腳路，費金鉅萬，認為乾娘，才得貪緣進府，何等費力。如今有這機緣，千萬不可錯過。而且結交此人，更比拜人家小老婆做乾娘的冠冕。所以雲生動不動就推振武邀他去的，少奶奶從沒見怪，此時免不得又請振武出場，說你們在杭州的時候，我因在家寂寞，天天晚間，陪著振武。前昨兩夜，都在振武那裡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問賈琢渠的女人，橫豎你們都認得她的。少奶奶聽了，卻也不能怪他。只說：「你也鬧得夠了，以後不准通宵達旦的，住在人家，今天也不許再走，有應酬明兒再去。」